



人间烟火

倪学礼
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间烟火/倪学礼著. - 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2004.5

ISBN 7-5039-2534-5

I. 人… II. 倪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035090 号

人间烟火

著 者 倪学礼

责任编辑 李世跃 韩丽萍

责任校对 黄世国 田 晶

封面设计 每日出发坊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电子邮件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 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
(010) 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

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7

字 数 400 千字

印 数 1-10, 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039-2534-5/I·1191

定 价 26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代 序

冉 平

无聊的时候，喜欢去转转书店。往往在显眼的位置上摆着几本小说，与正热播和大卖的影视剧同名或者同题，被店主归为一类，统称为影视小说，这是文学的一个新品种，都卖得不错。这类读物大致有两类，一是先有了小说，然后被改编成电影、电视剧；再一种是走红的影视剧被改回了文学读本。细一想，仍是鸡与蛋的关系：尝过了蛋的读者想看看鸡长得什么模样，或者看过鸡的人想尝尝蛋，不管孰先孰后，谁沾了谁的便宜，总之彼此相得益彰。看和尝属于两套神经系统，感受不同。学礼的这本《人间烟火》就是这样一部长篇。因为我自己也曾经做过类似的书，所以学礼邀我来作序。我也觉得有意思。

另一个原因是，我有幸担任了电视剧《有泪尽情流》的剧本策划之一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帮助编剧把齐铁民先生的中篇小说《有泪悄悄流》改编成二十一集电视连续剧。在非典期间，我们坐在安静又透风的房间里给学礼支招儿：怎么把一只萝卜做成一桌菜，还要让人从头到尾吃完了不腻，尚有回味。显然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数量问题。情节变了，味道也变了，要我看，学礼做出的这个东西充满了人间烟火气。于是，我又成了鼓励他将剧本改成长篇小说的好事者之一。原因有三：一是它的情节结构不同于一般的影视剧，不那么张扬，所谓环环相扣，你死我活。他没有在戏剧性冲突上下功夫，而是不愠不火，不紧不慢，演绎一幅市井群像图，看似无意，处处有意，可谓形乱意不乱，我倒觉得与文学贴近了一步。

其二，故事里的人物没有鲜明的道德反差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善恶、美丑的激烈对抗，每个人都处在各自的生存和情感困境中而又不明白，大家各有各的难处，说不清，道不明，但谁也离不了谁。一点点人间温情就足以叫人为之动容，这，又朝文学近了一步。其三，学礼的语言不刻意雕琢，平实有趣，举重若轻，适合用来改小说。即使没有影视形象，也有其独立的阅读价值。前面所说的把一根萝卜做成一桌菜，现在所做的并不是将一桌菜再还原成一根萝卜。不可能。也许它又有了萝卜味，像萝卜，但此萝卜已非彼萝卜。我想，这也是《人间烟火》以文学形式存在的理由之一。从常理上讲，读文字比看屏幕能激发更丰富的想像力。我建议，没看过电视剧的人不妨先读书，据说这样能启发自己的导演才能，到时候可以对影像作品说三道四，人人都是内行。另外，对有志于影视剧本创作的青年，也不无裨益。

再补充一句，前面所说的剧本策划是不负责任的，那角色像媒婆加助产士，你尽可以说什么样的孩子更健康，最漂亮，天花乱坠。但谁生孩子谁肚子疼，其难，其苦，其快乐，只有作者自己知道。这也是文责自负的道理所在。最后，我还是固执地希望大家都喜欢这个孩子。

2004年3月7日于呼和浩特

第一章

1

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。

花花绿绿的户外广告牌。

望不到头的车流。

行色匆匆的人们。

各种各样的声音：汽车声，广播声，火车进站声，警察的喊声，小商小贩的叫声……声音不成比例，没有一点节奏，也没有一点节制，从四面八方冒出来，仿佛要把城市上空的天撑破了。

马雷坐在出租车里，胳膊底下夹了个包，欣赏着窗外的城市风景。

车子突然一个急刹车。马雷的脑袋咚的一声撞在车窗上。

一个行人连跑带颠地从出租车前过去。

司机把脑袋伸出窗外，大声骂道：找死呀！

行人头也不回，从容自如地跑上了人行道。

司机骂：你找死也别搭上我啊！

后面的车气势汹汹地按响了喇叭。

司机生气刚要开口骂，发现是一辆奥迪，把骂声咽了回去嘟嘟啾啾地把车往边上靠，奥迪风一样贴着出租车“嗖”的一声过去。

司机：牛什么牛？不就是一辆破奥迪吗！

马雷笑：师傅，火气挺大呀！

司机：都是四个轮子谁怕谁呀。

马雷：那是，你蹭他一下，他准能吓死！这年头值钱的怕遇

上不值钱的。

司机高兴了：大哥的话我爱听，这位大哥你是干嘛行的？

马雷伸手往外一指。

路边一栋楼上竖着一个高大的广告牌，广告牌上一个丰满的女性从紧身衣的领口处拽出一盒减肥药。广告词是：太阳牌减肥药，效果立竿见影。不信？我们四通立交桥见！电话号码：68984545。

司机放慢车速，端详着广告牌上的女人：大哥是卖药的？

马雷指着广告牌上下面的一行小字念道：代理人马雷。

然后又接问：认识马雷吗？

司机：马雷？不认识。

说话间，车就到了四通立交桥。

施工人员正在桥上安装广告牌。

马雷站在广告牌下面仰着头望着施工人员。

马雷：师傅，这活是天地人公司的吧？

施工人员甲：是。

马雷：认识马雷吗？

施工人员甲：不认识。

马雷指着广告上的那几个字大声念：68984545 是马雷桌子上的电话。

施工人员甲不感兴趣继续干手里面的活。

马雷有些失望，他喷喷嘴，顺嘴吐到草坪上一口痰。

戴胳膊箍的城管人员不知从哪钻出来，训斥道：不知道飞沫传染疾病呀，罚款二十！

他站在马雷跟前低头开票。

城管员：同志交钱，一口二十。

马雷表现得镇定而且大气：一百的能找开吗？

城管员觉得意外，他愣了一下，低头翻袋子里面的零钱。

马雷突然用百米冲刺的速度蹿上了马路，来往穿梭的车辆完全遮住了他。

马雷站在远处笑咪咪地看着马路对面。

桥上的广告牌格外醒目，广告上的丰满女性已经婀娜多姿了。她身边一行醒目的广告词：怎么样，没骗你吧？太阳牌减肥药就是立竿见影。电话：68984545。

广告牌下面城管员指着马雷口沫横飞地骂着：我早晚逮着你，我早晚逮着你！

嘈杂的汽车声和人声完全盖住了他的声音。

与此同时，马雷的妹妹马小霜背着挎包往公共汽车站走。

路边的街心花园里面有人站在椅子上散发东西，争抢的人很多，吵吵嚷嚷的。

马小霜问外围的一个男子：抢什么呢？

男子：不知道，反正是不不要钱的，要钱没人费这个劲。

一个胖女人从人群里面满头大汗地挤出来，她手里面捧着几个花花绿绿的盒子。

马小霜问：大姐，这是什么？

胖女人：管它是什么，拿回家肯定有用。

马小霜好奇，她挤到人群里面看，很快被人们三挤两挤带进圈里。

人们七手八脚地从发东西的人手里面抢着花花绿绿的盒子。发东西人的手眨眼就空了，他动作利落地从箱子里面又掏出来一把。

马小霜不由分说地从他手里面抢过来。

散发人：哎，你不能拿这么多！

一股人流挤上来，手里紧紧攥着抢来的东西的马小霜被挤跑了。

马小霜挤出了人群。

一个扛摄像机的男人和一个拿着话筒的女人拦住了马小霜。

女记者：小姐，能问一下您的职业吗？

马小霜边走边说：这是免费发送的，跟我的职业有什么关系？

女记者：您误会了，我们问您的职业是想知道您怎样看待这次发放活动？您手里的东西在您的生活中是否重要？

马小霜被问懵了，她低头仔细看手上的东西。

原来她手里捧着的是一大盒避孕套，盒子的外包装上的一个男子摆着造型坦露着身上雄健的肌肉。

马小霜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，她胡乱地把东西塞到包里。

男记者的镜头直对着马小霜的脸。

女记者：希望您能简单地谈一谈。

马小霜甩开两名记者，跌跌撞撞冲向路边，一着急，高跟鞋的跟儿卡在了石缝里面。

马小霜气急败坏地拔出了自己的脚。

靠路边停着一蓝色富康，司机幸灾乐祸地看着马小霜。马小霜一脚高一脚低地跑向路边的蓝色富康车，拉开车门就上去。

马小霜：师傅开车！

汽车没动。

马小霜喊：快点！

汽车犹豫着开动了。俩记者被远远地甩在后面了，马小霜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

她看了一眼。唉，你的车怎么没有表？

司机：我的车没表。

马小霜：黑车？停车，我不坐了！

司机：对不起，我不能停。

马小霜：不停我举报你！

司机：不是我不想停，是这儿不许停车。

马小霜生气，她嘟着嘴说：我顶多给你八块。

司机：少了八十不行。

马小霜生气地说：你宰人呀！

司机：宰你我下不了手！

马小霜：你放尊重点，不然我就报警！

司机：还是一个烈女子。现在的社会烈女子不多了！

马小霜四下寻找。

司机从后视镜里面看着她问：找什么？

马小霜：我找你的车号。

司机：下了车再看，车屁股后面挂着呢。

马小霜不说话了，车里面没了动静。

司机：你的脚没事吧？

马小霜这才想起来自己的脚，她脱下鞋看，左脚上的鞋跟儿掉了。马小双把右脚上的鞋也脱下来，气哼哼地使劲往下拽鞋跟儿，她的力气小，怎么也拽不下来。

司机在后视镜里面呲着白牙笑，他头也不回地朝后面伸过一只手，说：拿来吧。

马小霜举着鞋把它递到司机手里。

司机放慢速度，动作利落地把鞋跟儿拔了，他从后视镜里面看着马小霜。

马小霜避开司机的目光，若无其事地望着窗外。

司机把鞋还给马小霜，鞋给你，鞋跟儿归我了。

马小霜绷着脸不理他。

司机：你要去哪儿？

马小霜没好气地说：槐花街十七号光明日杂店。

临街的国营老店——光明日杂店，里面堆满了土产日杂，货架和货物均很陈旧，店里气氛半死不活的，几乎没有顾客光顾。

商店主任周家文用一个水淋淋的拖布拖着地，刚拖完的地又被她的大脚踩得满地脚印。于是，她再拖，再踩，一副没事找事的样子。

田立春坐在柜台后面吭哧吭哧地吃苹果。

郑秀水低着头织毛衣，不时抬起头往窗外看一眼。

透窗看去街上行人稀少，冷冷清清。

周家文：唉，我说，你俩也动弹动弹，老坐着，不怕屁股上长褥疮？

田立春懒洋洋地站起来在地上转了一圈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。

周家文：你把货架上的土擦一擦，顺手把货也擦擦，看看那

上面的土，知道的是土产日杂店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咱这是出土文物店呢。

田立春有一搭没一搭地擦着柜台。

周家文看着郑秀水，说：一件毛衣拆了织，织了拆，我看着都闹心。你能不能把私活放下，干点正经事？去，把告示牌挂出去！

郑秀水磨磨蹭蹭地把一块小黑板拎到门外挂上，黑板上写：国营商店，概不打折。

她觉得黑板挂歪了，纠正过来，再看还歪，又正过来。

郑秀水：周家文，你来看看，我总觉得黑板是歪的。

周家文出来瞅了半天，说：不歪呀。

郑秀水：肯定歪。

周家文瞅了瞅牌子，再瞅瞅郑秀水，说：你脖子歪。哟，你脖子怎么了？

她说着就去撩郑秀水的脖领。

郑秀水把脖子缩回肩膀里：没怎么。

周家文：那么长的一条血印子，两口子昨天晚上又干仗了是不是？

郑秀水绷起脸转身走开。

周家文的视线已经从郑秀水的脖子上面移开了，她伸长脖子直勾勾地望着窗外的马路。一辆蓝色富康车停在商店门前的马路上。

车里，马小霜掏出来五块钱递到前面，说：没有表，我只能给你这么多。

司机：这鞋跟儿折合五十块人民币你看行不行？

马小霜抬起眼睛看着他，问：你什么意思？

司机：你坐车我不要钱。

马小霜：你什么意思？

司机：这意思你还不明白？我这车压根就不是出租车！

马小霜愣了一下前后左右地打量，大声问：那你干吗拉我！

司机：怎么是我拉你？是你自己跑上来的。

马小霜尴尬，她红着脸说：对不起，我没注意。

司机：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你要是故意的我也不敢拉你。

马小霜愣愣地看着他，说：你什么意思？

司机觉得她好玩，就说，你老问什么意思，你觉得这个意思重要吗？

马小霜被他问得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
司机意味深长地笑了，说：咱们认识一下好吗？我叫徐临风。

马小霜被他笑得有点发毛，她推开车门，跳下车，深一脚、浅一脚地向商店跑去。

徐临风看了看马小霜的背影和在商店门口张望的几个女人，一打方向盘车开走了。

马小霜的鞋跟儿放在方向盘前面的一个显眼的位置上，鞋跟随着车速有节奏地晃动着。

徐临风兴趣盎然跟着音响里面的音乐吹口哨。

周家文、郑秀水、田立春站在店门口大眼瞪小眼地看着富康车离去，看着马小霜进了店门。愣了半天，大家才进了商店。

周家文：小霜，那是谁的车？

马小霜：出租车。

周家文：瞎说，出租车怎么没有车顶子上的出租标志？

马小霜：这是黑车。

周家文：叫人家宰了吧？

马小霜不置可否。

田立春一眼看到了马小霜脚上的鞋，她叫道：小霜，你的鞋跟儿哪去了？

马小霜：掉了。

田立春：一掉一对儿？

周家文：这么一弄倒像卓别林的鞋了，新潮！

马小霜看着自己的脚嘿嘿笑了。

郑秀水：你碰到啥好事了，这么高兴？

马小霜从书包里面掏出来那个花花绿绿的盒子在大家眼前晃

了晃。

马小霜：街上抢的不要钱，为了抢它我鞋跟儿都掉了！

众人伸手抢那个盒子。田立春力气大，一把就捋了过去。

田立春咂吧着嘴说：哎呀妈呀，避孕套！这一盒还不得一百多？这好事也就是你有福气遇到！

周家文：小霜，你是不是天天晚上都和你男人鼓捣事呀？

马小霜想了一下认真地回答道：没有呀，三四天才一次。

田立春：男人在外面工作太累，你不能那么使唤他。

马小霜看着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
田立春摇了摇手上的盒子，说：你一下子拿回这么多家伙，用得完吗？

马小霜：这东西也放不坏。

周家文：她的意思是让你发给她两个。

马小霜终于明白过来，说：发！

田立春动作麻利地打开包装，盒子里面恰好装了四个小盒，她给每个人发了一盒。

郑秀水看着手里面的东西，脸上掠过一些不悦，说：真是狗肉上不了台面，要发你就发点正经东西。这算啥？福利待遇！

田立春一把夺过了郑秀水手中的盒子说：你不要给我。

郑秀水又抢回来：凭啥给你？

周家文把盒子在手中掂了掂扔给田立春说：每天守个活死人，我要这玩意才没用呢。送你吧！

田立春把盒子揣起来，说：听说咱这条街上的临街房子要拆迁了。

马小霜：不会吧？

郑秀水：这年头说不准，啥没谱的事都能冒出来。红霞街上的食品店上个月还在呢，这个月就没了。

田立春：咱不会下岗吧？

周家文：我要是哪天下岗了，我就喝毒药，反正这日子过得跟死了差不多。

田立春：你要是喝毒药了，我们也得跟着喝，谁叫你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呢？

郑秀水附和道：是啊，你是主任，要下岗，也是我们这帮人先下啊。

周家文笑了：芝麻大个官，别人打个喷嚏我就得把屁股摔青了，就你们能晕我。

马小霜咯咯笑。

周家文绷起了脸说：小霜，不是我批评你，你不能总是迟到吧？

马小霜：我下次注意，一定注意。

周家文：你是天天注意，天天迟到。

马小霜伸了一下舌头进了柜台。

马小霜把包放在柜台下面，到货架子上找了双布鞋穿上，她问周家文：周家文，你去不去厕所？

周家文：懒驴上磨屎尿多！我跟你去吧。

马小霜“嘿嘿”笑着往外走。

田立春：等等，我也跟你们去。

周家文：小郑，你看着点儿！

郑秀水点点头，转到了货架子后面。她冷冷地盯着马小霜的包。

周家文小声对田立春和马小霜说：昨天晚上她肯定跟他男人过招了，你们今天跟她说话的时候一定小心点儿，别惹她。

2

五颜六色的集装箱堆积在码头上。轮船汽笛声此起彼伏。重型卡车在码头上来往穿梭。

邱一平头戴安全帽，手拿对讲机，指挥着吊车上的陈志强。

邱一平扯着脖子喊：起，起！5号位！好！落，落！

集装箱准确无误地落下。

邱一平：起，起！8号位！8号位！

陈志强脸映在吊车后视镜上，他目光迟疑了一下。

吊臂上的集装箱改变了方向，被放在了5号位边上。

邱一平生气，他大声叫：陈志强，你耳朵长毛了？8号位！你没听见吗？

陈志强脑袋探出驾驶窗，大声说：8号位玄，搁不下。

邱一平骂道：你眼睛好使还是我眼睛好使？

陈志强：你火什么？

邱一平：火都在屁股后面顶着呢！

陈志强：讲效率也得讲方法。

邱一平：你给我重新吊！

陈志强：8号位放不下！

邱一平火了，说：少扯淡！让你吊你就吊！

邱一平手里的对讲机里面传出陈志强气哼哼的声音：邱一平，你大爷！8号位如果放不下，你用牙给我重新叼起来！

邱一平不理他的话茬大声喊：起！起！8号位！落，落！

箱子在7号位和9号位中间准准地落下。

邱一平冲陈志强举了一下大拇指头示意陈志强位置找得好。

陈志强笑着骂了一句：你大爷！

邱一平对着对讲机笑嘻嘻地说：我没大爷，你大爷就是我大爷！

陈志强：你大大爷！

邱一平：该歇了，你大大爷我先去尿一泡。

码头货场休息室里。陈志强躺在沙发上对着镜子往下一根一根地拔胡子，小镜子背面镶着陈志强、马小霜和女儿马悦一家三口的照片。

邱一平端着两个饭盒进来，边走边说：这一会儿的工夫，我不但解决了下边，还解决了上边，来，吃饭。

陈志强没反应。

邱一平：一个大老爷们儿没事穷照啥？

陈志强把镜子一翻，阳光返在镜子上晃得邱一平睁不开眼睛，他手里面的汤洒了出来。

陈志强跳起来，急忙把饭盒接了

邱一平嘻笑着问：看啥呢。

陈志强攥着镜子把它塞到身旁的工服口袋里。进来两个同事。

同事甲：下午三点才有活，玩一会儿吧。

同事乙弯腰收拾桌子上的东西。

同事甲：老搭档，老规矩。

陈志强用下巴指了一下邱一平，说：我不跟他一伙。

邱一平：不跟就不跟，三打一，抓第一个出来的红桃尖。

陈志强：不贴纸条，顶碗。打一个碗，蹲五十下。

刚抓了几张牌，就有人在外面喊：陈师傅，你老婆电话！

陈志强把牌扣到桌上往外跑，跑到门口，似乎有些不放心，又折回来，把牌攥到手上。他边走边说：你们几个不能捣鬼呀，要不这把就不算数。

同事甲：你咋这么麻烦呀，快去吧。

陈志强来回接两次电话的工夫，邱一平头上已经顶了三个碗。他好像不太想赢，老给下家陈志强送牌，搞得同事甲、乙特别有意见。

同事甲：你这俩 K 为啥拆了，不走对子？走对子完全能抓到他的俩 10。

邱一平嘿嘿笑：我喜欢走单，走单我快活！

陈志强把杯子递给邱一平，说：给我来杯水！

邱一平端着身子给陈志强倒水。

同事乙：老邱，你大王不砸老陈小王，你砸我一个 A 干啥！有病呀？

邱一平：我看不上这个 A 想砸它！怎么着？

陈志强点了根烟，邱一平顺手牵羊地拿过来叼在自己的嘴上。

同事乙输了，脑袋上多了一个碗。

邱一平笑：这跳顶碗舞也得有伴是不是？老弟你千万顶好了，打碎一个碗得蹲五十下呢。

同事乙：你老胳膊老腿的都不怕，我这么灵的身子骨怕啥？

同事甲：老邱，你脑袋今天进水了吧？怎么净给老陈当陪嫁？

邱一平：老陈今天工作不顺心，我让他赢两把。

陈志强：我用得着你同情？你给我好好出牌。看我打不死你！

邱一平：没良心，这人要是没了良心，天王老子也拿他没辙。

外面又有人喊：陈师傅，你老婆的电话！

邱一平身子一激灵，三个碗掉地上，全碎了。

众人哄笑着拥上去压在邱一平的身上让他往下蹲，蹲完再站起来。

众人大声数：一、二、三……

陈志强边跑边说：你先蹲着，我接完电话回来替你们！

邱一平被压得“哎哟，哎哟”地喊着，声音一传老远。

一个大电炉子上架着一个铝锅。铝锅里冒着热气。

田立春从包里掏出一罐咸菜放到简陋的小饭桌上，顺手又从包里面掏出来一把刷子，她用刷子仔细刷了刷脚上的鞋，顺手把刷子扔到货架上。

周家文不满地看了一眼田立春：田立春！

田立春：啥事？

周有文：算了算了，不说了！

田立春其实知道她要说什么，却故意装作不知道的样子，把脸扭过去，给了周家文一个屁股，弄得她有火撒不出来。周家文一扭头，发现马小霜正抱着电话有说有笑热聊呢，就说：小霜，你都快把电话当饭吃啦！

马小霜这才把电话撂了。

周家文：你烦不烦呀，每天打三四次电话。

马小霜：喜悦她爸接一次电话来回得跑半里路，他都不烦我烦啥。

郑秀水把炉子上铝锅里面蒸着的饭一盒一盒地端出来，摆在桌子上面。

周家文逐个把饭盒打开，仔细研究着。

周家文：郑秀水，你顿顿黄瓜炒鸡蛋，不怕吃出鸡屎味儿来？